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8 ·

哲學·宗教類

帝王春秋

天下泰平書

不徹底原理

易白沙著

劉仁航著

盧 信著

上海書店

盧
信著

不徹底原理

目次

第一章	我之覺悟	一
第二章	人生之意義	九
第三章	人類平等	二九
第四章	公理與強權	三四
第五章	革命	五二
第六章	羣衆運動	六三
第七章	輿論	七〇
第八章	平民主義	七七
第九章	社會主義	八二
第十章	民主政治	八九

第十一章	代議制度·····	一〇七
第十二章	職業聯合·····	一一四
第十三章	戀愛與自由·····	一二八
第十四章	宗教之作用·····	一三〇
第十五章	科學與人類·····	一五四
第十六章	中國民族之特性·····	一八五
第十七章	孔孟老莊之學說·····	二〇一
第十八章	今後人類之趨勢·····	二二六
附 錄	不徹底之意義·····	二四三

不徹底原理

第一章 我之覺悟

世途險惡。豈亘古如斯歟。抑我生不辰。而適逢其會歟。前夫我者可勿論。後夫我者難逆觀。我所耳聞目見之事。則不如人意者。十逾八九。搔首蒼茫。每欲執天帝而問。然而天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冥冥之中。其有主宰耶。其無主宰耶。老氏之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吾初聞其言。未嘗不心焉非之。疑爲偏激之論。及二十五年來。閱世既多。憂患之餘。漸生覺悟。乃知往古來今。不外一殘酷淒慘之局。此中真理。早已爲老氏一語道破。吾人生息其間。徒事自擾。無端而哀。又無端而樂。無端而生。又無端而死。無端而飲食。又無端而汗便。無端而和合。又無端而爭奪。正如鷄鶩爭食於庖廚之內。當自鳴得意之時。而不知磨刀霍霍者。已睥睨於其旁。天下可憐可痛之事。無有過於此者矣。『舉世盡從忙。』

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此晨鐘暮鼓之音也。然而覺悟者伊何人乎。

宇宙萬有可疑之事實甚多。故哲學上有所謂懷疑之一說。然懷疑云者。不過至於疑而止。我之所謂覺悟。實含有確定之意義。此非我個人之偏見。亦非論理之錯悟。事實具在。隨處可以發人深省。雖曰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然謂人類屈伏於紛擾不寧之狀況。而無所感觸。吾不信也。

歷史論成敗。事業論功罪。人性論善惡。境遇論苦樂。出處論利害。衡理論是非。此種見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因時代地域而異也。然所謂成敗也。功罪也。善惡也。苦樂也。是非也。利害也。皆不過一種對待之名詞。而並無確定之標準。卽如成敗之迹。記於歷史。而歷史所載。率多虛僞。桀紂雖或一道。亦未必如所傳之甚。顧疏附後先。皆新朝佐命。非張大桀紂之罪名。卽無以泯文武成湯之逆迹。觀伯夷叔齊以暴易暴之言。可知正史所傳。正多不實。故歷朝君相。皆汲汲於養士。威伯利誘之下。文人悉入彀中。於是史臣執筆。揄揚聖治。小民怨咨。無門呼籲。後之讀史者。亦安能於紙張上求事實乎。秦皇焚書坑儒。其方法雖酷。其宗旨固與聖帝明王同也。晚近粉飾之術。愈趨愈巧。名曰宣傳。列爲專責。自是而後。凡事業之功罪。人性之善惡。衡理之是非。悉可顛倒混淆。無從辨別。成王敗寇。遂爲牢不可

破之公例。吾人身處其境。當前事實。固洞燭無遺。然後之讀書者。未必不認家乘爲信史。就以成敗論。漢高明太。所謂成者也。顧半身戎馬。純爲子孫帝王之業。乃朽骨未寒。蕭牆起禍。及其末葉。則衣帶之血。煤山之淚。使劉邦朱元璋九原可作。能勿自哀其失敗乎。吾故曰成敗功罪善惡苦樂利害是非云者。皆不過一種對待之名詞。本非有確定之標準。試思時代變遷。則解釋自相殊異。此部分之社會與他部分之社會。則所感受者又不一致。是故歷史無成敗。事業無功罪。人性無善惡。境遇無苦樂。出處無利害。衡理無是非。非無其名詞也。其實質本無耳。夫實質既無。而必留此假定名詞者何也。不見狙公餉狙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人類亦狙也。此種假定名詞。本不足以支配人類。然再昧昧以思。使並此假定名詞而無之。則人類亦絕。我於靜觀有得之餘。由覺而悟。而後知宇宙萬有至不相同。而其不徹底則無不盡同。不特此也。凡物皆始自無始之始。而終於無終之終。宇宙內之事物。固無一徹底。卽此宇宙之名詞。亦不徹底之名詞也。太空之中。星球若干。能知其數目否。宇宙包羅。以何爲範圍。能舉其界限否。宇宙之外果爲何物。能引伸至盡否。人生上壽。雖及百年。而自宇宙關係言之。亦與螻蛄朝菌等耳。莊生齊物之論。早發其端。我則進一步言之。凡所有物。完全假定。物既

假定齊亦非真。夫曰非真。似可確定爲假。然明明有物。則非真云者。亦屬假定。此所謂不徹底也。夫救人善事也。佛家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是則吾輩矢志救人。不能謂爲錯悞。然此不過在吾一方面之主觀耳。若被救之人。是否因吾之一救。遂得良好結果。實苦無徹底之解釋。彼夫困處牢獄之中。或陷於壓迫殘虐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但能救其一死。而無以解除其痛苦。是救人等於不救耳。況人生皆苦境。由哲學上言之。與其受許多痛苦。而卒不免於一死。毋寧早死爲幸。是救人又適以害人也。又如殺人惡事也。然人莫不有一死。彭殤均死耳。況爲我之利益而至於殺人。則殺人固爲惡事。使爲被殺者之利益。而至於殺人。則殺人未必遂爲惡事。姑舉一例。戰爭之中。受重傷者宛轉哀號。無可救藥。旁人如加以憐憫。亦唯有使之速死耳。是殺人未必非救人也。況芸芸衆生。除少數人外。無不日事宛轉哀號之中。則殺人之人固惡。而被殺之人爲利爲害。亦無徹底之解釋也。我固喜救人而惡殺人之人也。且深信世人與我抱同一之感想者。當盡人皆然。然救人是爲徹底之善事。殺人是否爲徹底之惡事。撫躬思索。不能爲確定之判斷。我之所以喜救人而惡殺人者。亦不過自我心理上所感覺。認爲殺人是惡。而救人是善而已。我嘗有言。人到達觀心漸忍。世如常亂陸須沈。故殺人

是乎。救人是乎。殺人卽救人乎。抑救人卽殺人乎。死生大矣。吾人何足以知其究竟哉。自來聖賢豪傑。以一身負世界之重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志願非不偉大也。然原因結果。事實上每不相符合。卽如耶蘇以身殉道。固自認爲有意義之犧牲。顧千九百餘年中。人類受耶蘇之益者究有幾何。試探求其結果。則所謂偉大之志願。亦僅爲後人假借利用之具而已。人生世上。所認爲重大關係者。飲食男女是也。然徹底以求飲食男女之結果。則不外如是。抑推而至於無論何事。試一徹底以求其結果。則亦不外如是。夫旣如是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人類進化之公例也。然而所謂進化者。於人類爲禍爲福。固無確論。抑如何而謂之進化。尤難得一徹底之解釋。蓋自石器時代。迄於火器發明。近則機器之用。愈趨愈巧。上之飛行於天空。下之潛游於海底。奇技精器。日新月異。神工鬼斧。未足以喻其奇。科學進步。於斯爲盛矣。雖然。謂科學萬能可也。謂今之科學已達萬能之地位則未也。況乎人類進化云者。標準爲何。如曰機器發明。可爲進化之證。然人類受機器之益極少。而爲期甚暫。受機器之害至速而烈。且普及於人人。卽就生理進化言。上古穴居巢處。而體質可以抗風雨。自有宮室而寒暑之疾益多。上古茹毛飲血。而康健

壽考。自有火化而胃腸之病漸起。由此觀之。謂人類進化可也。謂人類退化亦可也。達爾文所著物種由來論。謂人類遠祖實爲猿屬。夫自太古原人時代以迄今日。生活由簡單而複雜。組織由荒陋而完備。此誠人類進化之表徵。然相爭相殺。弱肉強食如故也。彼未開化之人類。稱曰生番野蠻。謂其去原人近也。今之號稱文明國者。殺人之術日求其精。殺人之數日求其多。故一彈之力足以殺千百人。以視木石弓矢之遲鈍。進化誠進化矣。然殘忍慘酷。獸性未改如故也。所謂進化云者。進化安在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又安在哉。生物進化。由獸而人。今名曰人類。不特猶具獸性。且日謀發達而擴充之。自其形式言。是曰進化。按之實際。殊有不然者。吾聞獵人之言曰。貂鼠性仁慈。獵貂者恆裸其胸背。伏臥草上。貂鼠憐人之寒也。就而暖之。遂被捕。由此觀之。獸尙具有人性。而人並獸且不如矣。然則人退化歟。抑獸進化歟。

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此腐言也。虛無怪誕之論。我所不信。然謂天道絕無憑依。我又不作是言也。天道其有常乎。則應之曰否。天道固無常也。何以無常。不能徹底也。夫福善禍淫天道也。既能生人。胡不盡生善人。必生惡人以擾之。天道亦爲德不卒。既生惡人。又從而禍之。天道亦過於出爾反爾。等而下之。

田園場圃之中。害虫之種類至夥。天既生植物以養人。何必更生害虫以絕人之食。又如病菌繁雜。傳染滋蔓。天既生人而又生病菌。既生病菌以殺人。又必生藥物以殺無量數之病菌。凡此種種。我筆墨有限。難以枚舉。人謂天道好生。我嘗疑天道好殺。而皆非也。天道好生亦好殺。生固天道。殺亦天道。故謂天道好生者非。謂天道好殺者亦非。曰生曰殺皆不徹底者也。天道猶如此。人何以堪乎。

我所覺悟者何。覺者覺一切事物皆不徹底也。悟者悟一切事物皆不能徹底也。然豈惟不能。抑亦不可。今夫願花常好。願月常圓。願人長壽。人所認為善。頗善禱之辭。亦徹底之吉祥語也。然而使花常好。則騷人墨客。無復起賞花之興味。即明朝深巷。亦不聞賣花之歡聲。故開落循環。花以不徹底而好處乃顯。使月常圓。則經年月夜。一樣中秋。舉頭仰望。無足興懷。故一月一圓。月以不徹底而圓為可異。使人人皆長壽。則負戴於道路者。皆斑白之儔。而奸民暴衆。多不死之賊。人盡彭聃。亦必起厭世之感。想故修短不齊。以不徹底而壽考乃為五福之一。蘇子瞻之水調歌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此詩人心理。有感而發。然人無悲歡離合。則人之生趣絕。月無陰晴圓缺。則月之作用窮矣。山無岡巒起伏。則山勢不佳。水常如鏡。則觀於海者廢然而返。故宇宙恆星之大。人生慾望之奢。

蟲魚草木之微。試使事事徹底。物物徹底。吾人閉目以思。此中作何景象乎。我願得邯鄲之枕。億兆萬。徧贈人類。使醒此徹底之夢。勿俟至黃梁將熟時也。

第二章 人生之意義

人生無意義者也。必認人生爲有意義。則吾言固近於偏激。然而博學深思之士。亦嘗專心致志。以窮究人生意義之所在。顧學說雖多。要爲片面理由。而人生意義之所在。終未能徹底知其究竟也。苦悶與煩惱。人生所最難受者也。然則愉快者其人生意義之所在乎。此疑問也。愉快有二種。有物質上之愉快。有精神上之愉快。如以物質爲主觀。則生活愉快。亦可解釋爲人生意義之所在。顧衣食住爲生活之要素。必謂衣食住卽爲人生之意義。殊屬強解。况衣之意義曰禦寒。食之意義曰充飢。住之意義曰避風雨。必謂禦寒充飢避風雨三者卽人生意義之所在。然縊袍與狐貉。禦寒之意義同耳。人類多不安於縊袍者何也。藜藿與梁肉。充飢之意義同耳。人類多不安於藜藿者何也。蓬華與厦屋。避風雨之意義同耳。人類多不安於蓬華者何也。况乎終日營營。僅在乎生活之所需。日日如此。亦復有何樂趣。且因生活而有所需。因有所需而互相妬羨。互相爭奪。是生活問題者。人生最煩惱最苦悶之

問題也。如曰生活問題卽爲人生意義之所在。意義云者。果作如此解釋乎。生活問題而外。更有物質上種種之肉慾。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五官百骸。各縱所欲。紛華侈靡之場。奇技淫巧之妙。顧而樂之。雖南面王固無與易。人生得意。自當如是矣。是則物質上之愉快。謂非人生意義之所在不得也。然而物質有盡。人類之嗜慾無盡。千萬人求之。得之者不及一二。卽得矣亦未必能滿足其無厭之嗜慾。況未得患得。已得患失。得失之間。心爲形役。人惟不願煩惱與苦悶。乃求物質上之愉快。顧不知不覺中。益陷於煩惱與苦悶之境地。是則物質上之愉快。非真愉快也。煩惱與苦悶之原因耳。人生意義必不在此。如從精神上以求愉快。則樂天知命。隨遇而安。未嘗非精神安慰之方法。然強物境以遷就心境。人生固無趣味。況天何必樂。命何必安。悠悠數十年。虛生世上。亦復有何意義乎。

慈孝之說。違背現代思想固矣。然不能謂爲絕無意義也。人類進化。本以家族爲造端。而社會組織。亦以家族爲基礎。卽就個人言。除聖賢豪傑。別有偉大之志願外。其大多數之人類。一生之勞苦。憂患。安樂。多在家庭範圍之內。故自少而壯。而結婚。而生子。而爲子女婚嫁。而老死。數十年之精力與光陰。往往萃聚於此一點。可見慈孝之於人生。固自有其意義之所在也。歐人雖無慈孝之名稱。而推其愛

父母愛子女之心理。固與慈孝之意義無殊。吾國之所謂慈孝。純爲一種之倫理觀念。推己及人。卽爲治國平天下之本。吾嘗讀書至「聖人以孝治天下。」初疑其不倫。及讀孟子。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恍然於慈孝之作用。不僅非囿於一家。且純爲世界主義。尤不能與狹隘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相提並論也。大抵慈孝之說。在現代學說上。卽社會互助之理。夫互助者。互相援助。必非祇受人助而不助人之謂。故人與人之間。由橫言之。則爲社會互助。由縱言之。則爲慈孝。而互助之意義。更不因縱橫而異。今人倡非孝之說。就舊學說言。必斥之曰禽獸不如。卽以現代學說論。亦大悖社會互助之理。試思我受父母之助者。如此其厚。而父母之所需者。我乃無以助之。則互助之謂何。況誰無子女。我今非孝。則我之子女。其非孝必甚於我。語曰「養子方知父母恩。」故古人倡勸孝之說。實含有利己利他之意義。人人皆一度爲父母。勸孝則人人均有所利。如循非孝之說。則人人愛護子女之心理。必不若是其親切。人人祇知有我。卽人人不能享受互助之利益。故慈孝之說。實爲社會問題。若必斥之爲宗法社會。或認爲家族主義。是皆與事實不符者也。晚近工業發達。父母子女分役於工廠。家族觀念。日漸薄弱。而兒童公育之主張。乃應時而起。此非家族制度之自然崩潰。而實

農業社會之破壞。有以使之然也。夫父母子女。本爲社會之分子。以父母子女。歸納於社會之中。自爲正當理論。然社會範圍。過於廣泛。如謂家族主義。不應存在。顧國家民族之分別。又豈有徹底之理由。吾國古語。有愛從親始之言。此於社會問題之中。而又能兼顧人生問題者也。人類生存之意義。固有種種之解釋。然愛與人生。實有重大關係。而所謂愛從親始者。實卽慈孝之所由來也。今人注重物質。固以爲父母子女之間。苟各有所養。則慈孝問題。卽已完全消滅。此種見解。與古語之「養兒待老」一爲兒孫作馬牛。同一謬誤。蓋慈孝者合精神與物質而言之。非僅爲酬報問題而已也。試思父母子女之間。苟相視一如路人。則人生趣味。必將喪失殆盡。故自精神上言之。則認慈孝爲人生意義之所在。未始非一種安慰之方法。然必謂人生意義。完全在此。則持反對之說者。固大有人在也。更就慈孝之意義言之。愛之篤謂之慈。養志承歡謂之孝。然大義滅親。則固以不必愛爲慈者。幹父之蠱。則又以不必養志承歡爲孝者。堯以不私其子爲慈。繇之子以不肖爲孝。是知慈孝之意義。已無徹底之解釋。况慈孝與人生之關係。又豈有徹底之理由乎。

忠君愛國。此舊說也。自國家主義發達以後。忠愛二字之解釋。認爲指國家而言。夫國家主義。所以使

人類自相殘殺者也。在哲學上言之。國家主義與人生意義。直如風馬牛不相及。本無相提並論之理由。然而國界具在。畛域各分。國家主義既深中於人心。故政治之戰爭。經濟之戰爭。無非迷信國家主義之故。不惜舉生命財產自由以爲之殉。而人生自孩提以至老廢。日用生活。在在與國家主義發生直接間接之關係。由是言之。謂忠愛爲人生意義之所在。亦未嘗不可。東隣日本。其國中自樞相官吏。下至於販夫走卒。竈嫗下女。隨時隨事。皆表現其忠愛國家之觀念。試執日本人而問之曰。何者爲人生意義。忍將盡人而答曰。人生之意義卽在忠愛日本帝國。此國家主義之流毒。固無可諱言也。夫國家主義之起原。純爲強有力者所僞造。自假借神權以迄於附會民主。表面之形式不同。而供少數人操縱則一。喻如催眠術。人受催眠以後。一切惟術者之意是從。今之人曰爲國効力。爲國捐軀。曰苟利國家死生以之。是不過受一種之催眠耳。人生意義決不在此。

人之言曰。名譽爲第二生命。然則名譽者其人生之意義乎。自來忠臣義士。所以慷慨赴死者。大率由於名譽之觀念。有以使之然也。文文山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見文山之死。在留歷史上之名譽耳。謝枋得被迫赴元都。有人贈以詩「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說者